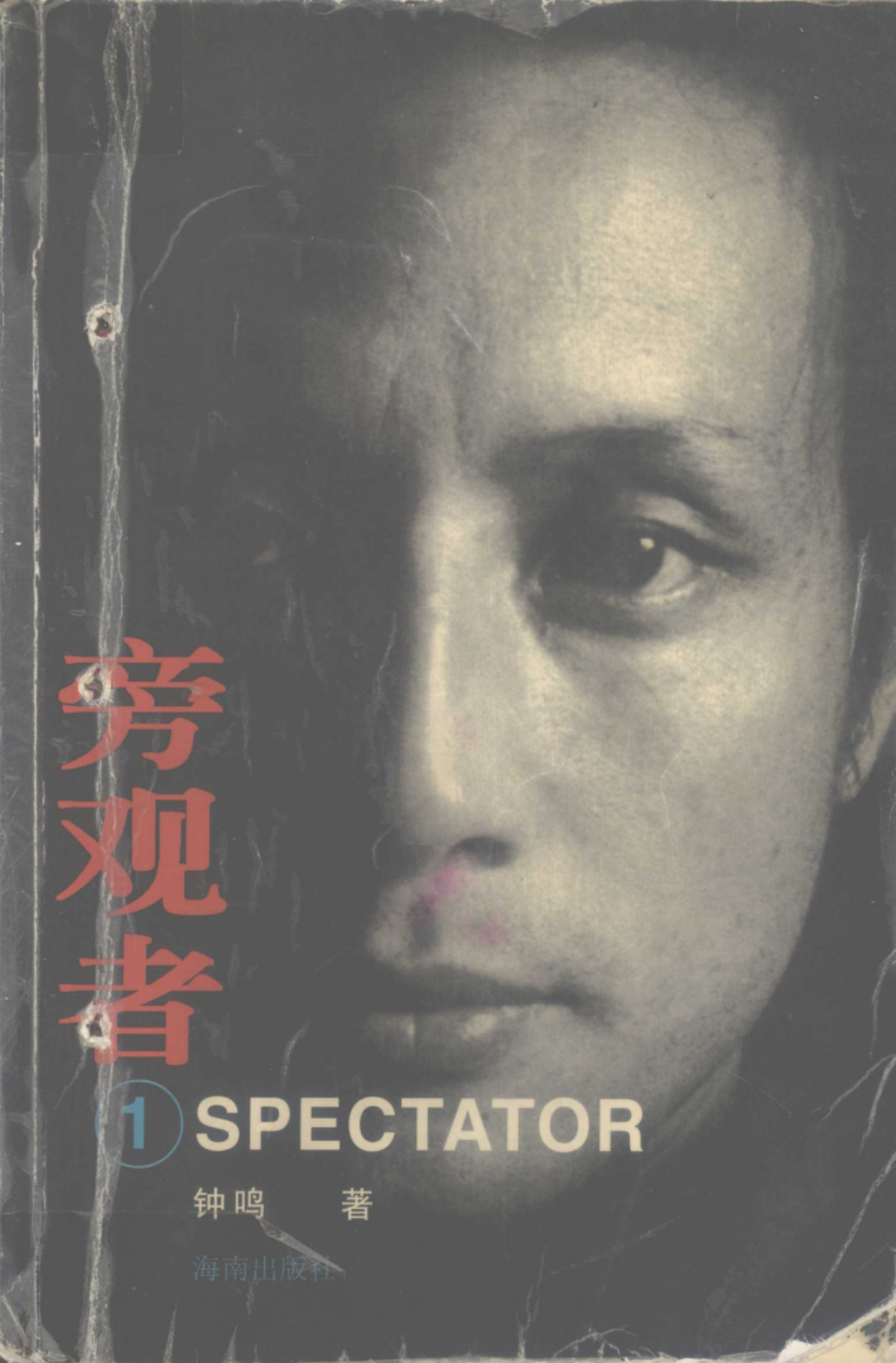




旁观者

1 SPECTATOR

钟鸣 著

海南出版社



策划：深圳市森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Spectator

旁观者 ①

钟 鸣 著

海 南 出 版 社

他快乐地在街上来来去去闲荡。他像牛氓似地注视一切的东西。可是，甚至现在，他仍和以往一样，做事没有连贯，在研究那幅很清晰地摆在他眼前的图画的意义，好像在研究着画中的文句。每件东西都使他感动；他不错过一切印象，他用深思的眼睛注视每个行人的面孔，观察他周围一切东西的特征，愉悦地听着别人的谈话，好像要证实一切事情，在寂夜的静默中形成的结果。一些琐碎的事情，常常会触动他，激起他的意识，于是，他第一次感到烦恼，悔恨不该将活泼的自己埋葬在小屋里。这里，一切东西都在迅速地变动，他的脉搏于是膨胀而且急速地跳动了，他的早已被寂寞压抑，和那仅仅被紧张和强烈的活动鼓舞和唤起的心，现在也在急速地工作，镇定，而且勇敢。再说，他也有一个无意识的渴望，想着自己挤入这个对他是奇妙的，后来由于艺术家的本能而理解——也许正确预知的生活里。他的心开始带着爱恋和同情的渴望而自然地悸动。他更专注地观察那些经过他身旁的人群；可是，他们都是陌生者……现实开始重压他，在他内心激起无意识的恐惧。他开始厌倦新观念、新印象的充塞，像一个病人，第一次快乐地从病床上起来，而被骚动在他周围的人群，动作，吵闹，杂乱，和生活的旋转等等，弄得晕眩而精疲力竭。他感到沮丧和不幸，他对于自己的整个生活、工作，甚至前途充满了恐怖。一个新的观念摧毁了他的安宁。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意念，他整个生命已经孤独了。

第一卷

五十年代的文学成就

镜 子

终信文章胜甲兵^①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着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②

①吴宓，《偶题阿狄生文报据华》，《吴宓诗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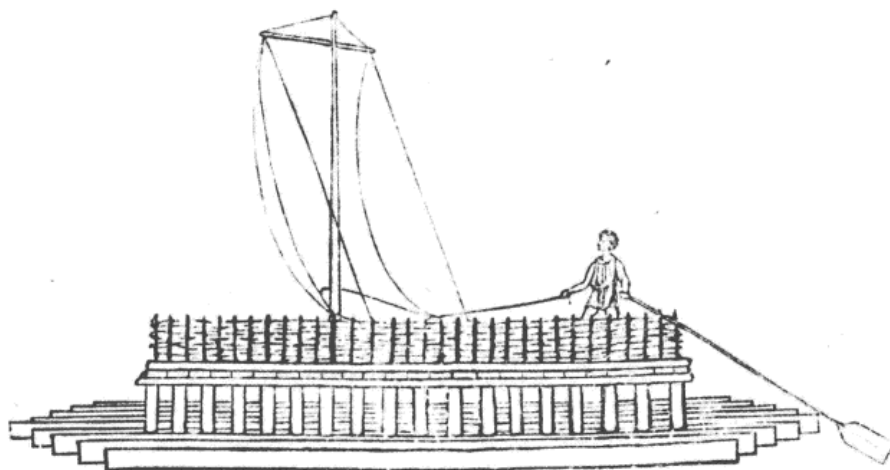
②张枣，《镜中》

APPENDIX.

A. THE RAFT.

Book v. 245-277, p. 84.

A complete and highly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 Building of the Raft will be found in the *Journal of the Hellenic Society*, vol. v. pp. 202-219. The paper is by the Rev. E. Warre, Head Master of Eton,



RAFT OF ODYSSEUS.

whose suggestions we have already acknowledged in our Preface. By the courtesy of the Hellenic Society we are allowed to print an illustration from Dr. Warre's paper.

传说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筏

旁观者
SPECTATOR
钟鸣

第一卷 镜子

楔子 驿车	1
第一折 快照	75
第二折 恍惚及赘词	153
第三折 胭脂瓶	251
第四折 红舞	427
第五折 天狗吠日	591

第二卷 眼罩

追太阳的人	933
耳中优语	1105
曼德尔斯塔姆在彼得堡	1161
手稿和对哭泣的一种愿望	1223
(向希波吕托斯致敬)	1287

旁观者多余的话(代跋)	1501
-------------	------

钟鸣创作年表	1515
--------	------

旁观者

SPECTATOR

第1册目录

楔子	驿车	1
第一折	快照	75
第二折	恍惚及赞词	153
第三折	胭脂瓶	251
第四折	红舞	427

楔 子

〔**乘上驿车,热情阅读。**安徒生在夜行驿车上,给各阶层的人讲故事^①,想让他奥德赛——被杠杆、轭轳、帆索、斧锯、和大地的日晷遣往旅途的人,暂忘坎坷,更快返回自己的家园。他们上了船,越过大海,回到自己的城市。于是有了两种速度:马车本身的和讲述故事的。一种可见,一种不可见。航海者弄瞎了波吕菲斯的眼睛,^②需要罗盘与望远镜直到回到自己的国土。^③这算是愿望吧。因为,工具性的惩罚,或许本身,和奥德赛的漂泊一样,受各种力量的支配,热情洋溢,又无所不在。奥德赛想以自己的时间计算行程。而这行程,却为另一种行程笼罩。要说是荷马安排了这些,倒还不如说他是第三者,旁观了事态的发展。结果,讲故事变为善行。既老子所谓:“善行无辙迹。”^④所以,人们一边想弄清轮子的发源地,而一边却又暗示其普遍存在,在美索不达米亚,在高加索,或在中国……但无论在哪,作用都是把距离抽象化。孔子有许多这方面的故事。他关注庙堂,关注轩辕氏,关注天地河流和人民古者观落叶为舟,圣人观转蓬而为车。学

古人造车,圆者中规,方者中矩。转轳为方,以像地,盖为圆,以像天,轮辐三十,以像日月。

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

①这里借用前苏联散文作家,巴乌托夫斯基《夜行驿车》的故事,给予发挥。可参见其散文集《金蔷薇》。

②波吕菲斯,希腊传说的独眼巨人。俄底修斯曾弄瞎了他的最后一只眼睛,故遭其父波寒冬惩罚,使其旅途充满艰难险阻。即荷马在其《俄底修斯》中,所谓:“众神都很同情俄底修斯,只有波寒冬不停地迁怒于他。”(Odyssey,

Done Into English Prose by S.H. Butcher, Macmillan and CO., 1921, p. 1)。

③Homer, Odyssey Book 1.

④老子《道德经》上篇,27章。

生们曾问他，为什么见了河流总要观察它？孔子对此只作了道德的解释。他不断要求弟子学而时习之。因为，旅行阅读和室内阅读，大不一样。这是两种速度，两种记忆法。轮子和书，热情洋溢地结合起来。孔子乘车经过宋国时，在树下读书习礼。宋人却把带荫凉的树砍了。他便去了郑国。为了多装些书，孔子常常步行。学生了解它的象征性。对一个旅行者和一个教育家来说，车的蔽荫是书，而非树叶。就像人的蔽荫，是智慧而非华服。佛陀的落脚点，最后也是在一棵树下。和孔子一样，也带着个流动的图书馆。耶稣没带图书馆。所以，当他离开船只，在海上徒步行走时，门徒便迷惑不解，甚至不相信他。结果他必身体力行对此加以说明。他最后的死亡也十分具体。具体到一个十字架，一本书，一块坡地，一个寓言，一滴醋，甚至一个叛徒和两个陪客。亚历山大远征时，曾到达过印度河。那是他向东方挺进最远的地方，但他庞大的图书馆却建在地中海。大人物的旅行，总是要忘掉点什么。许多轿车弹簧座马车和半蓬马车……^①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轮子！你觉得怎么样，要是上莫斯科，这车轮子拉得到还是拉不到？^②如果必须坐马车到达目的地，那自然就非要有皮袄、毡靴甚至皮帽子不可了。可怎么办啊？^③]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4章，22—33节关于醋，可参看我的《畜界·人界》中《一株奇怪的植物：耶稣羊》。

谢谢，我在马车里呆了很久很久。有点疲倦。告诉你

①果戈里《肖像》，满涛译，《果戈里选集》第2卷，105页。

②果戈里《死灵魂》。满涛，许庆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3页。

③列宁《给玛·亚·乌里杨诺娃》（1897年），《列宁家书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30页。

吧,我这人有不少坏毛病,好毛病,比如蓄书。记得有本古书说过:“蜀人好敛财。”另一本书却说:“蜀人好斗。”但鄙人却好蓄书。但蓄书者,是不适宜乘车的。兰姆曾说过,除了走路便是读书。直到今天,我衣篋里都还留着堆旧书,舍不得扔掉。有赫理斯 1933 年版的《科学与人生》^①,繁体竖排,眉批改良为英文注音。沃森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1925 年)^②。大学毕业后,我几乎成了他和斯金纳的自修门徒^③。斯金纳的那本《行为主义‘乌托邦’》^④后来才得到,他把许多人狂热追求的自由,视为幻觉,就像在他著名的“斯金纳之盒”里,按动什么机关喂给老鼠的食物。巴甫洛夫全集第三卷《动物高级神经活动行为客观研究二十年经验》,和第四卷《大脑两半球工作讲义》——两本不朽之作^⑤。他的“第二信号系统”使我一直在动念头,想写篇有关诗歌创造性思维,和寄生性语言行为的文章。我发现有的人,写作跟狗啃骨头差不多——“如果你们看见过,就一定会注意到它是多么虔诚地窥伺那根骨头,多么注意地守住它,多么热情地衔住它,多么谨慎地啃它,多么亲切地咬开它,又多么敏捷地吸嚼它”^⑥,若真这样,那至少还算得上兢兢业业,勉强称得上一种饮术。柏拉图就曾说过,狗是世界上最讲哲学的。问题是,这些大笨蛋。——对了,我想起约翰·里

出自柏拉图
《理想国》第 2
卷。

①赫理斯(F.S.Harris)英国学者。尤佳章译,商务印书馆。

②沃森(J.B.Watson),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臧玉全译。

③斯金纳(B.F.Skinner),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

④文荣光译,台湾志文出版社,1986 年版。

⑤《巴甫洛夫全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 年版。

⑥转引自拉伯雷《巨人传》。成钰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7 页。

斯有本狗小说就叫《大笨蛋》^①——一啃的并非骨头，而是骨头的替代物：铃声，或其它什么的。比如，他们在诗里，想表现得浪漫点，就拼命地使用“玫瑰”呀、“月亮”呀、“青铜”呀、“夜莺”一类，弄得夏虫树杪心烦伎痒的；若想表现国家宗党情愫，便挟弹吹奏“高山大海”、“妈妈”、“太阳”、“橡树”、“乳汁”……；说到崇高，则揪老二似的揪住“天使”和“上帝”不放，至于“里尔克”与“荷尔德林”，则成了诗歌磨碾上的翩翩裘马；后来，又钻出个苦难的广告词“奥斯威辛”——他们最喜欢说人类的苦难了，看似关注人类，可他们连自己脚跟上的枷锁和亲人的痛苦都从未说清过，你又怎能指望，经他之手的集中营，古拉格一类，在必要的时候，会关我们在残酷的记忆中呢！要知道，玫瑰在莎士比亚^②，彭斯手里^③，或许还值得嗅嗅，而到了本尼特^④和田纳西·威廉斯^⑤那里，恐怕早就炼制为人生一种苛求的液体了。还有什么铜，又比《莎乐美》中的古井铜床更美丽的呢^⑥？当月

他们挂在嘴上的
苦难跟他们
捏在手上的面
包皮一样薄

Rose, 玫瑰、蔷薇,
西方文学
作品中常为女
子名

① John Reese, Big Mutt.

② 莎士比亚的许多剧，对玫瑰都有发挥，如《仲夏夜之梦》等。

③ 彭斯(R. Burns)英格兰诗人。《我的爱人是朵红红的玫瑰》为其名作。

④ 英国作家本尼特(A. Bennett)与人合作的三幕剧《里程碑》中，有罗斯姐妹。

⑤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美国戏剧家。被认为对其在母亲强迫下，作过大脑额页切除手术的姐姐罗斯，有着隐蔽的恋情。故许多剧中，多以“玫瑰”暗示。可参看拙文《玫瑰轶事》，见《城堡的寓言》，或《徒步者随录》。

⑥ 王尔德《莎乐美》，根据《圣经》改编的戏剧。开始时，约翰被囚在有铜垣的古井之中：To the left, at the back, an old cistern with a wall of green bronze around it. Oscar Wilde, Salome,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and other Writings, Bantam Books, p. 263.

亮、白孔雀、那只经过比亚兹莱天才般线条化的盘子^①，带着死亡的神秘映入青铜墙垣的时候，其它铜便为黑暗吞噬。影子越往后拖，就越是稀疏。至于夜莺嘛，当它还栖息在济慈的枝头上时，或许有副美妙的歌喉^②。而一落到我们的案桌上，则成了哑巴。我相信，任何一种鸟，只要飞临城市，就会被我们身边那些为铃声召唤的文人折磨得片甲不留。他们居住在城市。先生们，注意，是城市！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大笨蛋”，“一条出生在纽约胡同里的城市狗，富饶的乡村田野，对它可真是索然寡味。”^③所以，有许多人忙着写这种城市狗。有奥威尔“反乌托邦”式的^④，有徐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天下平安式^⑤，被鲁迅痛打的“落水”式^⑥，契诃夫的“变色”式^⑦，还有索尔仁尼琴那种“反叛而干脆不屑于吃骨头”式^⑧，当然，也少不了卡夫卡“悬浮”式空狗：“这些狗为什么悬浮呢？他们的职业有何意义呢？为什么得不到他片言只语的解释？他们在上面漂浮，听凭狗类引以为荣的四条腿萎缩下去，离开了供养他们的土地，不劳而获，据说还靠损及狗类的利益而吃得特别好……由于完全放

《莎乐美》布景：希律王宫里的一个大平台在客厅的上面。几个兵士正靠着走廊，右边有一座巨大的楼梯，左边后面有一古井，四面围着绿色的铜垣，月光很明地照着。

① 比亚兹莱(A. Beadsley)，英国天才画家，早夭。曾因《莎乐美》剧本线描插图，轰动一时，成为唯美主义中的佼佼者。

② 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有诗歌名篇《夜莺颂》。

③ John Reese, Big Mutt, p. 8。

④ 这里暗指英国反乌托邦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庄园》(Animal Farm, 1945年)。

⑤ 明代作家徐毗作有《杀狗记》，被认为是南戏的早期作品。

⑥ 指鲁迅1926年发表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⑦ 指契诃夫讽刺性的短篇小说《变色龙》。

⑧ 索尔仁尼琴写有散文《小狗》。见台湾万人出版社，《现代英文散文选》。

严几道,名复,号又陵,福建闽侯人。先生素抱振兴教育为宗旨,常对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早者将见于乙;混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

弃了劳动,他们得以不断从事哲学思考——就是大谈特谈他们在高空的观察所得。可以想见,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不可能使他们具有出色的智力,他们的哲学和他们的观察一样毫无价值”^①。

还是继续说箱子里的旧书吧。除已提到的,还有华莱斯的《思想方法》^②,严复译的《天演论》,铅印首版那种。记得里面有“而为人治为独尊”的句子^③,文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他似乎和斯金纳一脉相承,与后者在箱子里,把老鼠当做人来观察其制约性不同的是,他想把诗人象恐龙似的撵出地球)^④;还有一个叫卡依写的《痛饥惧怒时的身体变

①卡夫卡《一条狗的研究》,何法译,《世界文学》,1993年,第4期。

②华莱斯(Graham Wallas),英国教育家、政治学家。胡贻壳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严复,清代学者。1894年首译T.H. 赫胥黎《进化与伦理学》,书名为《天演论》。

④柏拉图《理想国》的第10卷,阐述了影子、实体与模仿的著名理论,及何以拒绝诗人进入城邦的观念。我们固然可当作“国王变哲学家”的“幻想游戏”(参看《理想国》9卷)。一种“乌托邦”似的东西。类似老子的“小国寡民”和“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一类治国之理。但不可忽略,这观念具有中性效果,有点像维特根斯坦的“复合命题”(《逻辑哲学论》4·032条);“可引申为一种现代的“乌托邦政治”思想——像“我们一定不能像小孩子受了伤那样,在啼哭中浪费时间,而不去训练自己心灵养成习惯;尽快地设法治疗救死,以求消除痛苦”(《理想国》10卷,商务,403页)一类,是很容易转为奥威尔在《1984》里所描写的脑和手指的训练,Only the disciplined mind can see reality, From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Penguin Books p.261;另一面,它确实指出了诗歌写作的现实,尤其在我们的“诗歌乌托邦”里,这种方式,即庞德的“思想要素”和语言媒体的综合表现(《诗歌的智慧》,E.Pound, Selected Prose p.329),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本书使用的“意识形态”,均以曼海姆的限定定义为基础, Karl Mannheim's Ideology and Utopia, pp.55-108),被逼到可怕的角色,几成“谣言惑众”,自是欺人的儿戏。柏拉图所言及的诗人“在每个人心灵中建

化》^①。那时,译者还把奥林匹克运动会叫作万国运动会。回想起来,我最早有关反射,恐惧,适应还有许多观念,就是从这些书里得到的。真正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是些奇怪的句子,准确说是一些术语概念,比如强力的感觉呀、忧郁的解剖呀、教义的和别种跳舞的狂暴和耐苦呀、逃避致痛之源和情绪的糖尿诸如此类。罗素说过,人心比什么都变化得快。但波德莱尔却说:“咳!城市变得如此之快,人心却漠然处之”^②我觉得,有时,诗人比心理学家更客观,更真实。像太于庄子的鲲鹏,小于尘埃的智慧之鸟,既超越了物质思想,也超越了思想的物质。这里,我得提及另外几本书,正是它们促使我着手这本《旁观者》的。有个新闻同行的朋

在心理学家看来,“自由文学”的目的就在于指引人们去逃避或攻击那些企图恶意地控制他们的努力。

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在理查兹那本著名的《文学批评原理》中,得到了回响:所谓诗歌之“恶”,包括两个方面:“有时是因为媒介无效欠缺沟通;有时则是无价值经验之沟通;有时兼而有之。”(《诗歌中的恶劣现象》,I. A. Richard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pp. 156 - 161)。若用曼海姆的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来解释,或许还更意思些:因为知识分子全部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知识价值,消失在直观逼近的现实一面,仅仅重视其意识形态和神话学方面。思想就暴露他们的自我欺骗和揭示不结果的历史理论的幻想的性质而言,才有意义。因为直觉主义者的思想实践,只接近于从幻觉解脱出来的道路。精英,领袖,十分清楚,所有的政治和历史意识都是神话。他自己是整个地从他们解放出来。但他重视他们——其态度有正确的一面——因为他们(在柏拉图的感觉中),是由感觉热情地刺激,和人在无理性的“残余”中流行的姿态而获得经验的,是导致政治活动唯一的影响力。See *Ideology and Utopia*, Tr. Louis Wirth and Edward Shils,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New York, p. 138.

①坎农(W. B. Cannon),美国神经病学家,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

②C. Baudelaire, *The Swan*, See *The Flowers of Evil*. Tr. by W. H. Crosby, BOA Editions, Ltd., 1991, p. 163.

勇猛的速度，
再加甜蜜的内核，
掏肺捣脏，
插科打诨。一看便知是“闲话风格”。

友也爱书^①，没我这么痴迷。所以，偶然还能从他牙缝里抠点宝贝出来。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②。此人的“见证”意识很强。又是日记，又是监狱，又是革命，又是记者。行文风格犹如拍快照，跟书中提到的毕加索的“立方体猪”差不多^③。勇猛的速度，再加甜蜜的内核，掏肺捣脏，插科打诨。一看便知是“闲话风格”。幸好还有纳博科夫说的那种“武器的雕刻美”^④。如果用皮利尼亚克的话说，那就是“俄国细瓷”^⑤。它曾疏散在普希金、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作品背景中。这背景就是彼得堡——曾使得普希金和许多俄国作家缠绵悱恻的城市：“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⑥。后来，革命开始了，列宁在1919年曾劝高尔基“走出彼得堡”^⑦。他或许早就走出了彼得堡，只是未融入莫斯科而已。但是1895年，在列宁眼中，恐怕除了巴黎，似乎也只有“彬彬有礼”的彼得堡还看得过去^⑧。从莫斯科寄给他的只是一些钱——这方面，除地点外，与果戈里极相似，

①吾友李中茂，天津人，毕业于南开大学，虽擅文，而并不着力，识生活情趣。拙著《畜界·人界》得其推荐始出。有涅克拉索夫《旁观者》一书见赠，始得构思此书最重要的线索及最恰当的名字。

②前苏联作家，《人、岁月、生活》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人、岁月、生活》，冯南江，秦顺新译，第1卷，302页。

④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联书店，申慧辉等译，1991年版，99页。

⑤鲍·皮利尼亚克《红木》，《外国文艺》，1989年，6期。

⑥普希金《青铜骑士》，查良铮译，平民出版社，1954年，5页。

⑦指列宁1919年7月31日，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他曾劝高尔基离开彼得堡，摆脱包围他的知识分子，而到下面去观察。

⑧列宁《给玛·亚·乌里杨诺娃》，《列宁家书》，人民出版社，1960，11页。